

你们见过最毁三观的事情是什么？

读高一的第三天，班上的小混混带人闯进我们宿舍，他们下猛劲儿踹开门，还吊儿郎当的叼着烟头。

「把钱都拿出来，他妈的动作麻利点。」他们恶狠狠瞪着我们，冲我们吼。

走在最前面那个是混混头子邹挺，他爸是黑道上的大哥，传言曾一个人对阵二十人，砍伤三人把其它人都吓跑，让人闻风丧胆。邹挺从小耳濡目染，身上也带着匪气，我们寝室的都是穷孩子，生活费都只够吃饭，要是被他们抢走，接下来的时间该怎么活？

作为寝室长的我站了出来，尽管双腿在打颤，我还是顶了句：「你们想干什么，不怕巡夜老师么？」

邹挺听到这话，慢慢走到我对面，就像玩耍猎物一般，推了推我肩膀。

「去，你现在去叫老师过来。」邹挺狞笑着说。

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脑袋就嗡的一声，整个人失去平衡倒在地上，感觉脖子烫烫的，用手一摸全是血。

但这只是开始，邹挺拿着铁棍又给了我肚子一下，我惨叫一声，剧烈的疼痛让我弓起身子，就像一条临死的虫子。邹挺的小弟围过来，用脚踹我的脑袋，世界在我眼前不停摇晃，不到一分钟，我就满身是血的扑在地上。

「都他妈把钱拿出来，不要让我浪费力气……」邹挺扯着我的头发，把我满是血污的脸顶在灯光下，让那些早就吓破胆的学生能看清楚。

很快，那些室友的心理防线就被攻破，哆哆嗦嗦地交出自己的生活费。

「靠，怎么只有六十块？」一个混混大骂。

「我家种田的，半个月只给我这么多……」瘦小的汪海吓得发抖，他说的是实话，他家确实是困难户。

「干，穷鬼读什么书？」那混混给了汪海一拳，汪海捂住自己鼻子，眼泪却像马尿般淌下来，顺着干瘦的脸滴到被子上，呜咽声透着手指传出，汪海已经崩溃了。

「你的钱呢？」邹挺弯下腰，一嘴口水喷在我脸上。

「我没钱。」咬牙切齿的愤怒，但只觉得无力。

邹挺那群小弟搜我的床铺，在枕头下找到两百块钱，邹挺接过钱后嘿嘿一笑，踹了我肚子一脚。

很痛，但我连咳嗽的力气都没了。

「可乐喝多了，放点水。」邹挺笑嘻嘻地解开皮带，那些小混混发出张狂的笑声。

我备受屈辱，可寝室里却鸦雀无声。我突然明白，沉默也是一种声音，那是弱小和自私的声音。

若是我们一拥而上的反抗，邹挺他们未必敢如此猖狂，但那些室友，此刻只是缩在被子里发抖，在心里祈祷他们快点离开。

「我记住你了。」邹挺留下这句话，摔上门走了，想必是带着那些混混校外吃喝玩乐去了。

这一切，只是噩梦的开端。

2

第二天一早，我找到班主任，向他报告昨晚的事情，班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，他一边喝茶一边听我的讲述，等我讲完后看了我一眼，找人去教室把邹挺叫到办公室。

「昨天晚上，你带人去他们寝室抢钱？」班主任沉着嗓子问邹挺。

「怎么可能！」邹挺一副受了冤枉的模样，他高分贝的为自己辩解：「我昨晚九点钟回到寝室，看了一会书就睡觉了，我们寝室的都能为我作证。」

「夏天说他脸上的伤就是你打的。」班主任指了指我的伤口。

「老师，我怎么可能打人，我从小到大都没动过手，你可以问我爸或是认识我的同学。」邹挺「急」得跺脚，影帝般的演技。

就这样，邹挺的室友都被叫过来，那些都是他的狗腿子，异口同声的为他作证，昨晚他很早就睡觉了，没有出过寝室。

班主任复杂的看我一眼，眼神里带着怀疑，我说：「我们寝室人的钱都被抢了，叫他们过来，当面对质。」

第一个进办公室的是汪海，他缩着身子，战战兢兢的走到我身边。

「昨晚，邹挺是不是去你们寝室抢钱了？」班主任问。

汪海看了我一眼，带着求恩之色，又看向邹挺，邹挺正直直地看着他，脸上不动声色，眼睛里却藏着一丝狠毒。

汪海低下头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。

「说话！」班主任等得不耐烦了，用力敲敲桌子。

「没……没有。」汪海慌不迭的回答。

我仿佛掉入冰窟窿，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人能软弱到这种地步。

「那你脸上的伤怎么回事？」班主任问汪海。

「洗澡时摔的。」

就这样，班主任摆摆手，那些人都回了教室，耽误了一上午时间，班主任脸色很不好看，把我训斥几句，让我专心学习不要成天想着找事。

中午在食堂，由于身上的钱被抢光，我们寝室的人只能买最便宜的馒头，回去就水充饥，汪海他们都离我远远的，仿佛我是个瘟神。

我买了一块钱的馒头，往寝室走的时候，两个学生在我背后突然扭住我胳膊，把我扯到食堂后面的空地上，邹挺一伙人在那里恶狠狠的等着，我拼命挣扎，邹挺冲上来就是一拳，我嘴巴很快出血。

「还他妈敢告密，给老子打死他。」

就这样，我不记得自己挨了多少拳脚，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断线的风筝，一会倒向这里，一会飘向那边，最后的归宿，是一个恶臭的垃圾堆里。肮脏的塑料袋、吃剩的饭菜、苍蝇不停的在我身边打转……

邹挺一伙走后，天空淅淅沥沥下起雨来。

我很想爬起来，试了好几次，连胳膊都抬不动。

就在这时，一把白伞出现在我头顶，感觉自己的手臂被抓住，我借着力气坐起来，甩甩脸上的血污，就看到一张干净的脸，她是我们班上的女生，名字叫苏灵。

「你没事吧？」她怯生生地问我。

「没……没事。」我挪开手，我身上带着臭味，不想牵连她。

「我送你去校医室吧？」苏灵不嫌弃的拉我起来，她头发全被淋湿了，贴在白皙的脸庞。

不知道怎的，我却突然哭起来，拼命的想忍住，眼泪却不可控的全涌出来。

野兽受了伤是不会哭的，只有回到温暖的巢穴，有同伴帮它舔伤口时，它的脆弱才会流露出来。

3

此后的生活，每一天都是地狱。

邹挺他们肆无忌惮的霸凌我，在我的课桌上倒胶水，把我睡觉的被子丢进厕所，每次放完假回学校，他们就抢光我的钱，至于殴打，更是家常便饭。

更可怕的，是我察觉到自己的变化。

就像得了一种可怕的疾病，每当看见邹挺他们时，我的身体就会发抖，手脚酸软无力，甚至连气都喘不上来，我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勇气，恐惧就像癌细胞，已经渗入到我每个毛孔里。

我仿佛成了一条逆来顺受的狗。

好在生活里还有一丝阳光，每次苏灵见到他们欺负我，就会投来担忧的目光，有几次想为我出头，都被其它女生拉回去。

我刻意和她保持距离，不想让她牵连进来，我知道邹挺那个变态的秉性，如果我和苏灵成了朋友，他肯定会想方设法毁掉她，进而彻底我的自尊。所以每次和苏灵在路上遇见，她想和我打招呼，我总是侧着脸一言不发的经过，但心里会泛起一丝暖意，我知道她是关心我的。

一切发生在那个雨夜，下晚自习后我走回寝室，倾盆大雨就像天空被撕烂一条口子，狂风大作电闪雷鸣，我的伞被吹飞，路上有些女生发出尖叫，就在我去捡伞的时候，一道惊雷就像炸弹，震的路人都捂住耳朵，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仿佛看到电龙在黑云中翻腾。

下一瞬，我就如掉入一个深不见底的深谷，我发出惨叫，整个人倒在地上。

耳边喧喧闹闹，有个人在大喊：「夏天被龙抓了，夏天被龙抓了，快来帮忙……」

「被龙抓了」是一句土话，意思是被雷劈了，我眼皮越来越沉，世界慢慢变成一片混沌。

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，我问医生我昏了多久，医生告诉我一个夸张的数字，我整整昏迷了四天。

「你真是运气好，一般人遭雷击早死了，像你这样毫发无损的真是奇迹。」一个护士帮我换输液瓶，笑着跟我说。

「运气好……」我自嘲般的笑笑，就在此时，门被推开，神情憔悴的爸爸妈妈走了进来。

妈妈给我做了很多好吃的，她带着怜惜摸摸我头，问我在学校是不是很辛苦，怎么瘦了这么多。

爸爸妈妈都是老实人，爸爸当了一辈子汽车修理工，妈妈到处打杂工，不是给人拖地就是给人洗碗，辛辛苦苦供我读书，虽然家里没什么钱，却从没给我什么气受。还记得小时候，我羡慕邻居孩子的玩具汽车，吵着闹着要我爸给我买，但我爸工资早就花光了，他就去车间帮我做了个小汽车，又黑又丑，用力一推轮子就掉了。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满心欢喜的打开盒子，看到这样一个东西，当时就气得哭起来，把那用淘汰零件拼凑的汽车摔个稀巴烂，大骂爸爸是骗子。爸爸却没生气，说着各种好话哄我，妈妈觉得我受了委屈，那天晚上去给人家加班补衣服，第二天早上买好玩具放在我枕头边。

当清晨的阳光照到我脸上，我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小汽车，开心的跳来跳去，妈妈温柔地对我笑，把自己被针头刺伤受伤的手藏在身后。

「不辛苦。」我红着眼圈说。

「其实爸爸妈妈不指望你能考多好个大学，只要你能开心快乐就够了。」一向缄默的父亲也安慰我。

「我知道，我喜欢上学。」我喝光碗里的汤，冲他们笑。

在家休息了一天，还是回到学校，一下自习，邹挺就把我抓到天台。

「听说你小子被雷劈了，是不是做了什么缺德事啊？」邹挺嬉皮笑脸的推我，那群混混哈哈大笑。

应该被雷劈的是你这王八蛋，我在心里想。

「拿出来吧，好歹回了一趟家，多少有点收入吧。」邹挺伸出手。

该死，双腿又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，我想起妈妈手上的茧和爸爸的黑眼圈，这些钱都是他们的血汗钱，凭什么交给这个混蛋？

「你他妈利索点。」一个胖子踹了我一脚。

呼吸变得急促，脸上火辣辣的，但勇气已经消失殆尽，我把被掌心汗浸湿的几百块钱递给邹挺，他和那些人勾肩搭背下了楼。

「真丢人啊……」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那声音很奇怪，就像是电影里的画外音，是凭空出现的。

我慌乱的扫视一转四周，发现没一个人影。

「像你这样活着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」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留神了，我后背涌出冷汗，那声调好像是我自己的声音？

「你是谁？」我大着胆子喊了一句。

昏暗的月色下，只剩寒风在呼啸，空寂的天台，那个声音却消失了。

4

一周后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上完体育课，大家都满身是汗的走回教室，上楼的时候，我看到邹挺那群痞子把苏灵围住。

「平时穿着校服看不出来，你的胸还是很大的嘛……」体育课跑了一千五，苏灵的 T 恤汗湿了，内衣带子若隐若现，邹挺吞唾沫，眼睛色眯眯的盯着苏灵。

「好狗不挡道。」苏灵脸都气白了，试图上楼，邹挺却直直地挡在她身前。

「着什么急啊，我看你身材不错长得还行，要不你当我女朋友吧？」

口哨怪叫声充斥着楼梯转角，那些混混都在起哄。

「滚。」苏灵瞪着他，一把推过去。

「妈的，小妞火气还挺大……」邹挺一把扭住苏灵的手臂，用力一扯，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，苏灵的 T 恤被扯烂，光滑白皙的肩膀露了出来。

我指甲陷入手掌，目睹着这一切的我，内心仿佛在被烈火灼烧，但该死的畏惧，还是让我的身体无法动弹。

「动啊，过去啊……」我的内心在呐喊，手因用力流出血来。

一滴一滴打到地板上，可腿就像灌了铅一般，使尽全力也无法迈出一步。

「你想救她吗？」又是那个声音。

我拼命点头，天使也好恶魔也好，只要能救出苏灵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

「很好，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吧。」那个声音就像催眠曲，我的意识慢慢模糊，最后的画面，停留在迈出去的左脚上。

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坐在座位，苏灵正在帮我清理伤口，一阵阵剧痛从额头传来。

教室里的气氛有点尴尬，所有人都离我远远的，他们看我的眼神，就像在看着怪物。

发生了什么？

「你还痛吗？」苏灵红着脸问我。

「邹挺呢，他们有没有伤害你？」我急忙问苏灵。

「你刚刚不是……，你怎么了，是不是头还不舒服？」苏灵被我的发问弄得莫名其妙。

「我刚刚做了什么？」

苏灵认真的打量我的脸，确认我没有开玩笑后，开始帮我回忆。

事情发生在二十分钟前，邹挺扯烂了苏灵的衣服，正准备继续调戏她时，我飞奔下楼一脚踹在他身上，邹挺整个人被踹飞，顺着楼梯滚的头破血流。我拉起苏灵的手就往上跑，直接跑进教室，那些混混很快追了进来，还有缓过气来满脸是血的邹挺。

「他妈的，给老子弄死他！」邹挺发狂般吼着，那群混混一扑而上。

一个胖子离我最近，试图把我按倒在地，电光火石间我抄起一支圆珠笔，只见那个胖子发出一声惨叫，整个人疼得青筋都暴在脖子上，众人连连后退，看清楚情况后都深吸一口凉气，那个胖子的手被钉在课桌上，圆珠笔就像一把匕首，钉穿了他的手掌。

「来啊，继续来玩啊。」我笑着把周围课桌椅都踢开，留出一片打斗的空间。

邹挺没被我吓倒，怂恿他们一起上，一个黄毛扑到我腰上，我一个飞脚，那黄毛撞到讲台，痛苦的捂住自己嘴巴，地上还有两颗牙齿，还有一个绕到我背后，扯着我的手臂，我身体一转，把他整个人按在地上，他不断吼叫，最后变成嚎哭和求饶声，他的胳膊已经被我弄脱臼了。

无论是邹挺还是那群看戏的学生，此刻都陷入巨大的恐惧中。

据苏灵描述，当时的我下手狠厉，嘴角泛起怪异的笑容，那种笑让人望而生畏，就像野兽捕食般的表情。

邹挺这个人下作透了，看我好像变了一个人，莫名间成了搏斗高手，就抄起凳子砸向苏灵，想分我的心，苏灵发出尖叫身体向后倾，我身影快若闪电般挡到她面前，「嘭」的一声，木椅子四分五裂，我额头的血全溅到苏灵脸上。

「嘿嘿，嘿嘿嘿……」受了伤的我，居然发出愉悦的笑声。

我抬起脸，慢慢走向邹挺，一向狼突鸱张的他居然后退了一步，我整个人就像入世魔王，那些混混被我吓得一动不动，邹挺还在虚张声势，扯着旁边的一个小弟：「他受伤了，拿东西干他……」

那个小弟嘴巴在打颤，刚想抄东西，整个人就撞在墙上。

所有人都没看清楚我的动作，邹挺后退一步，我如饿狼扑兔一般冲上去，左手掐住他的脖子，右手拿着一只圆规，右手猛地扎下，邹挺无比惨厉的叫了一声，圆规停留在他瞳孔前两厘米处。

当猎人变成猎物，原来如此虚弱，浑黄的液体从他运动裤里涌出，慢慢汇在地板上，汇成一个滑稽的图案。

「天……天哥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，我以后不敢了。」邹挺不顾形象的求饶。

「你太他妈让我失望了，还以为能多玩玩呢……」

我脸上表情居然很沮丧，揪住邹挺的头发，重重的按在他身前的尿水里。

5

听苏灵讲述完，我整个人都吓得站起来，能一个人把邹挺他们打到求饶，那真的是我做的吗？

「不过，刚刚你的样子好可怕，我都不敢和你说话，还是现在的你比较好。」苏灵大眼睛看着我，好像有点惊魂未定。

「邹挺他们人呢？」

「跑了，带着那些受伤的坏蛋去了医务室，我本来也想送你去医务室的，但怕撞见他们。」

我一转身，那些围观的学生全部后退一步，仿佛被我的样子吓坏了。

就在此时，班主任拿着两本书走进来，看到教室的一片狼藉，他沉着脸问：「怎么回事？」

那节课没上，班主任把我和那群被打的混混都叫到办公室，让我们把事情经过讲清楚。

那个被圆珠笔钉穿手的胖子流了很多血，被送去市医院急救，这是很严重的教学事故，领导们都赶过来。

「人是谁打的？」戴着黑框眼镜的校长发问，他的名声不大好，听说收了很多家长的钱，邹挺那伙人在学校肆无忌惮，想必跟他的庇护有关联。

办公室鸦雀无声，只是过了半小时，邹挺已经不敢直视我，每当我抬起脸，他就低着头躲避我的眼神。

「说话。」校长加大分贝。

「我打的。」我举起手。

「为什么打人？」

「他们调戏女生，我看不过去。」我如实报告。

「就算是这样，也不能下这么重的手，校规里面写的很清楚，在学校打架是要开除的，给你家长打电话吧。」校长冷冷地说。

我整个人都懵了，我不能被开除，不敢想象爸妈听到这消息脸上的表情，他们该多失望啊？

班主任拿出手机，打我爸的电话，打了几遍也没打通，估计爸爸在车间加班，校长下令明天必须让我父母来学校，然后让我回了教室。

坐在座位上，我陷入巨大的恐慌，脑袋就像一台失控的机器，怎么办怎么办，怎样才能保住学位？

英文老师在上面讲着例句，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

「要不要帮忙？」那个声音又出现了，我扫了一眼四周，同学都在认真的听讲。

不会错，那是来自于我脑内的声音。

「你怎么帮忙？」我在心里念叨，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。

「很简单，把你的身体交给我，我替你解决。」那个声音带着诱惑的口吻。

居然真的有用，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和他交流。

「你到底是谁？」

「不管我是谁，反正不是你的敌人。」

「你想用什么办法？」

「你太嫩了，像你这样是无法在这个世界生存的，想要别人听你的，就得豁得出去。」

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」

「放心，这次我会让你看到，我用你的身体干了什么。」

犹豫了片刻，我还是妥协了，把脑袋靠在手边，就像沉入黑暗的湖底，我的意识慢慢迷离。

6

那个声音没有骗我，我身处于一个铁笼子里，笼子的侧面有一块大屏幕，就像是电影放映一般，我能看到自己的行为。

下课了，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，我吹着口哨走出教室，苏灵靠近我担忧的问有没有事，我一回头，她脸色发白的向后退一步，想必，又被另一个「我」的眼神所吓着了。

「我能有什么事？」我笑着说。

「那……那就好。」苏灵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拿着饭盒走向食堂。

走到宿舍后面的墙壁，我向后退几步，一个冲刺加蹬脚，整个人就越过围墙，跳到学校外面的农地里。随后绕着公路走了五分钟，拦住一辆计程车，坐到市里的重点小学门口，下车后我买了几个水果，还顺走了商贩的水果刀。

他到底想干什么？

我心里涌起不好的预感，整个人都慌乱起来。

十分钟后，我拦住一个小胖子，亲切地问他：「你爸爸是不是叫何思源啊？」

何思源，校长的名字，我好像意识到他要干嘛了，我在铁笼子里大喊让他住手，但于事无补。屏幕上面的画面还在继续，那个小胖子被我忽悠的往前走，最后到了一个游戏厅，小胖子拿着我给他买的 game 币，乐哉乐哉的玩着游戏，我借着门口的公用电话打了个电话，很快，满头是汗的校长就赶了过来。

当校长看见儿子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快疯了，天色已经黑透，校长看到那小胖子坐在我腿上玩游戏，我在耐心的给他儿子削水

果，水果皮一圈圈掉在地上，而那把水果刀距离小胖子的脖子，只有几公分。

像是炫技一般，我手上速度加快，刀锋一会向左一会向右，几乎贴到小胖子的血管上。

「夏天，你想干什么？」校长没有了办公室里的领导气质，脸上大汗淋漓。

「何校长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今年还没十六岁。」我笑着看向他。

「你……你什么意思？」

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现在杀了人，只会进少管所，而不是被判刑。」我削一片苹果放在刀刃上，喂到聚精会神玩游戏的小胖子嘴里。

那个在学校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校长，和我对峙了一两秒，居然做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。

他居然跪了下来，求我放过他儿子。

追其缘由，想必是刚刚他看到我的神情和动作，判断出如果不妥协的话，我是真的会下手的。

我开始大笑，把那个小胖子放到椅子上，水果刀在手上转来转去，绕过校长跪着的身体，慢慢走进黑暗。

「恶魔！」我在铁笼子里大吼。

连小孩子都能下手，这个「人」是个魔鬼，我下定决心，再也不会放他出来。

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好像已经无法再夺回自己的身体了，四周都是密闭的铁栏，这应该是「它」一直被囚禁的地方。

7

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眼睁睁看着「它」操控着我的身体。

所有人都惊叹我的变化，不得不承认，「它」确实要比我强大。

在学校，邹挺那伙人见到我就绕道而行，一副老鼠见到猫的样子，还有老师和校长，每次和我打照面都脸色发白。进校时我的成绩只能算中游，但月考的时候，我居然考到了全校第三，这说明，「它」的学习能力也比我强。还有体育，原本不会打篮球的我，居然成了三分手，连续五个三分空心落网，让体育老师都给我鼓掌，推荐我去校队……

我不断寻找着逃脱铁笼子的办法，这是一片混沌的空间，没有任何工具可以使用，我大喊大叫，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四周回荡。

星期五，这家伙又做了一件让我无法忍受的事。

屏幕上的画面一直在跳动，下晚自习后苏灵拿着一本书走下楼，经过足球场时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，把苏灵吓了一跳。

「有事吗？」苏灵低着头，不敢看我的脸。

「你很讨厌我吗？」从未有过的温和语气，我脸上的表情很柔和。

「没……没有。」苏灵脸微微红起来。

「那你怎么总是躲着我，你害怕我？」

「也不是啦，我就是觉得……，你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和之前的你有点不一样。」

「那你觉得现在的我好，还是之前的我好？」我的嘴角有一丝揶揄，靠近苏灵一步。

「我不知道，从小到大……我都没见到你这么奇怪的人。你看现在学校，老师同学都很害怕你，但明明几个星期前，邹挺他们那么欺负你你都不作声。」

「我只是想保护你，如果他们没有把你扯进来，我是不会做那些事的。」我的语气很温柔，再靠近苏灵一步。

苏灵慢慢抬起脸，眼眶红红的，她被感动了。

微风轻轻拂动她的头发，苏灵的脸在月色下很秀丽，我用手搂住她，慢慢靠近她的脸，苏灵嘴唇微微颤抖，慢慢闭上眼睛。

「干！」我一拳砸在铁栏上，这个王八蛋，他居然伪装我说话做事的样子，掩饰自己的本性，欺骗苏灵的感情。

多么讽刺啊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女孩，当她和「我」接吻时，我居然一点也不开心，只觉得无比愤怒和不安。

那天午夜，我终于见识到「它」的本尊。

宿舍里鼾声如雷，我坐在铁笼子的角落，呆呆地看着那个屏幕，那是一片黑暗，就在此时，脚步声在笼子外出现。

我触电般的跳起来，扑到铁栏边，待我看清楚他的样子时，凉意渗入我的每个细胞，他和我竟有着一样的脸，但脸上的表情截然不同。我困在笼子里，穿着白色衣服，脸上全是愤怒，他站在笼子外，穿着黑色衣服，脸上却带着冷笑。

「你到底是谁？」我大声问。

「我？我就是你啊。」他脸上的得意越来越盛。

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」

「哈哈，哈哈哈……」他弯下腰大笑，笑了足足三分钟，慢慢抬起脸：「不要你了，我告诉你真相吧，我叫夏渊。」

夏渊？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，我拼命回忆，却怎么都想不起来。

「你这个废物，被人打了也不知道还手，看见喜欢的女人也不敢追求，你活在这世上有什么意思？」他的眼睛闪出寒芒，五官也狰狞起来：「把你的人生交给我有什么不好，我可以替你出气，替你享乐，替你把生命活出价值，你他妈的还抱怨什么？」

「我不想做一个恶人，我只想平平淡淡的过一生，你用的那些手段卑劣无耻，我不是不会，只是不屑而已。」

「算了吧，你忘记你第一次求我的样子，看见自己喜欢的女人被羞辱，连脚步都迈不出，那也是不屑吗？」他伸出手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领。

「把我的身体还给我。」我也怒了，一把扯住他的衣领。

我们撞在一起发出响声，隔着几道栏杆，我们都怒视着对方，他身上杀气很足，但我毫不退缩。

「就算我把身体还给你，你能应付现在的局面吗，邹挺会怕你这种货色吗，校长再找你麻烦你怎么办，还有苏灵，你有力量保护她吗？」夏渊狞笑着反问。

我松开手后退一步，终于看清楚他的圈套。

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，我已无法承担，无论是人际关系、学业还是和苏灵的感情，我已经彻底输给更为优秀的他。

「废物。」夏渊揉了揉手腕，转身离开。

一切重归寂静，我颓然的坐在地上，双手抱住头痛哭起来。

8

到了放假的时候，学生们一股脑的往外走，夏渊吹着口哨走到公交站台，等了好久也没等到车，就在此时，一辆面包车在他身前缓缓停下，几个纹身大汉拿着砍刀走下来，把他围在中间。

我看着屏幕上的画面，紧张的站起来。

「你们是谁？」夏渊居然还在吊儿郎当的笑。

「跟我们走。」一个脑袋上纹着蝎子的男人，用手反拧夏渊的胳膊，把他推上车。

面包车走走停停，终于到了目的地，那是一家新开的酒吧，名字叫「Makaveli」，装修的很有格调。那些人把夏渊推嚷着进门，一个穿着黑色衬衫的调酒师站在吧台，他慢慢晃着手里的酒，好像没看到这群凶神恶煞的混混一般。

夏渊被带到二楼包间，刚进门就被踹了一脚，夏渊站稳身子，就看到邹挺和一个大胡子坐在沙发上。

「爸，就是这小子。」邹挺恶狠狠地指着夏渊。

「小孩子打架，大人来插手，干这种事儿也好意思说自己是混黑道的？」夏渊拍拍牛仔裤上的灰，不怕死般拿起桌子上半杯酒喝掉。

我手心全是汗，看着屏幕上的画面，包间里至少有十个男人，几乎手上都拿着凶器，要是真的动起手，估计连个全尸都落不下。

他到底在想什么，就算身体不是他的，肉身没了他也会消失吧？

那些混混听到这话拿着武器跃跃欲试，大胡子却站起来，笑着说：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小小年纪就有这种胆色，老邹我欣

赏。这样吧小兄弟，你和我儿子的事情就算误会一场，我们交个朋友，你来替我做事怎么样？」

「爸，这小子……」邹挺不服气地大喊，被他爸一个眼神瞪了回去。

「做什么事，我可是个废物。」夏渊靠在桌子边，带着嘲讽的笑意。

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，他没认错，就算他当时把身体还给我，这个场面绝不是我能应付的。

「你帮我在学生中卖粉，每一单给你抽五个点，怎么样？」大胡子点燃一根雪茄。

「为什么找我？」

「你连我儿子都敢打，说明你有种，这种事就要找有种的人做，小兄弟，你跟着我，少不了你吃香喝辣。」

「要是我拒绝呢？」

大胡子缓缓的坐下，脸色无比阴沉：「没有人敢拒绝我，除了死人。」

「不好意思。」夏渊起身一脚把桌子踹翻：「这么下作的事我可做不来。」

下一秒，屏幕上的画面变成了红色。

十分钟后，包间里横七竖八的躺着人，大部分都是重伤，邹挺的父亲胸口中了三刀，有气无力的倒在沙发下。

唯一一个毫发无损的，是被吓瘫了的邹挺。

「过来……」夏渊浑身是血，朝他招招手。

邹挺哆哆嗦嗦的过去，半跪在他面前。

「把那些冰块拿过来。」夏渊示意邹挺，拿那个大胡子身前的冰桶。

邹挺已经没有了思考能力，他只知道敢违背眼前这个人，下场会很惨。

夏渊抓了一把冰，按在自己腹部的伤口上，他咬紧牙关，凭借夸张的意志力忍受着伤口的疼痛，硬是没发出一丝吼叫。

就在此时，被关在身体里的我，只觉得世界在摇晃，铁笼子的栏杆出现一些裂痕。

「把手铺在地上。」夏渊头也没抬，察觉到血被止住后，他给邹挺下令。

「大大大哥……」邹挺想求饶，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。

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」夏渊侧着脸，眼睛已经被暴戾所淹没，那是地狱恶鬼的表情。

邹挺不敢再说话，撅着屁股把左手放在地上。

夏渊笑着拿起刀，猛地斩下，三根手指飞到大胡子衣服上。大胡子眼皮跳了跳，嘴唇打起颤来，混了半辈子黑道的他，终于感受到深不见底的恐惧，面前的这个少年，不是他能想象的存在。

邹挺捂着左手在地上滚来滚去，嚎叫声传出去，却被楼下的音乐声所掩盖。

9

跌跌撞撞走在街上，雨淅淅沥沥的下起来，夏渊随时都要昏倒的模样，嘴里还吹着断断续续的口哨。

他撞倒了一个垃圾桶，又艰难的爬起来。

他很狼狈，却还在洒脱的笑。

终于走到家，他用钥匙打开大门，爸妈看到他的样子就扑上来，妈妈眼泪全滴在他肩膀上，爸爸把他扶到床上。

「小天，怎么会弄成这样，你别动，我马上叫救护车……」一向沉默稳重的爸爸，额头也急出汗来。

「没事，都是皮外伤。」夏渊抓住爸爸的手，笑了笑。

「看你的肚子，这怎么能不去医院？」妈妈眼泪越来越多，紧紧拉着夏渊的手。

「妈，别担心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」夏渊把妈妈的手放在脸边，低声安慰她。

爸爸去卫生间端来一盆水，帮夏渊清理伤口，妈妈也找来干净衣服，轻手轻脚的帮他换上。

过了大概一小时，夏渊的脸上终于恢复血色，他喝了一杯热水，握住妈妈的手，已经是后半夜，爸爸看他的模样心里安稳点，去客厅沙发上坐着。

「妈，我是不是还有一个哥哥？」夏渊突然开口，问了个莫名其妙的問題。

「瞎说八道，你听谁说的？」妈妈身体一抖，看着夏渊的脸。

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们用不着瞒我。」夏渊低下头，那是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神情，带着些许悲伤，就像找不到家的无助感。

沉默了许久，妈妈终于开口，她的答案让我知道了一切真相。

「对，妈妈怀你的时候，其实是双胞胎。妈妈身体不大好，生你们的时候大出血，两个孩子……只保住了一个，你爸把名字都取好了，一个叫夏天，一个叫夏渊。我们从来没跟你提过，你怎么会知道？」

我终于明白，一直以来，夏渊就在我的身体里。

因为分娩时妈妈大出血，医生只救回一个孩子，夏渊的身体就死了，一部分意识却留在我身体，被囚禁在这个铁笼子里。

他清楚我所遭遇的一切，直到那次雷击，我和他能够意识交流，他引诱我把身体交给他，进而掌控我的人生。

一直以来，他就嫉妒怨恨我，他觉得我剥夺了他生存的机会，这是蓄谋已久的阴谋。

10

「妈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和爸去睡吧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」夏渊松开妈妈的手，温和地说。

「你的伤口还疼吗？」妈妈还是放心不下。

「没事了没事了，睡去吧。」夏渊笑着催促。

就这样，爸妈走回卧室去睡觉，但夏渊却没关灯，拿起笔和纸，靠在枕头上飞快写着什么。我还没看清楚，他又站起来，做出一个让我毛骨悚然的动作，他去厨房拿起一把刀，藏在被子里面。

他想干什么？

时间一点点流逝，凌晨四点钟，夏渊轻手轻脚的起床，慢慢拧开爸妈房间的门，走到他们床边。

手上的菜刀，高高的扬起。

「爸，妈！」我在铁笼子大喊大叫，拼命撞着栏杆，肩膀肿起一大块，空间在剧烈晃动，却还是逃不出去。

这个疯子，他不仅恨我，也一直恨着爸妈。

弑父弑母，就是他最后的计划。

「住手，住手啊……」我不顾身体的疼痛，狠狠地撞着铁笼子。

夏渊脸上又泛起笑容，令人生惧的笑容。

我看到铁栏杆上有一些裂缝，想到了他当初怂恿我的那句话。

「想要别人听你的，就得豁得出去！」

「你他妈的住手啊……」我大吼着，用自己脑袋撞过去。

死吧，同归于尽吧，不管怎样，我不会让你伤害爸妈的。

抱着必死的决心，我撞在铁栏杆上，剧烈的疼痛让我无法思考，但奇迹发生了，一直关着我的囚牢支离破碎，所有东西都在下坠，我脚下变成一片虚无，失重的感觉让我大声喊叫，很快我就失去意识。

清晨的阳光照在我脸上，妈妈摸了摸我的脸，轻声说：「起床吃饭，吃点东西再睡。」

我一个激灵坐起来，腹部和背上传来剧痛，让我忍不住痛叫出声。

我回来了？

「你别动，伤口都要裂了。」妈妈急忙扶住我脖子，带着埋怨的语气。

「妈，你和爸没事吧？」我抓着妈妈的手问。

「我们能有什么事，你这孩子，昨天满身是伤的回来，又问了我一些怪问题，后来又睡在我们房间的地板上，你到底怎么了？」妈妈摸我额头，她怀疑我在发烧。

我长吁一口气，我的拼死一搏，终于制止了那个疯子。

爸爸给我端来一碗面条，他说自己还要上班，要我妈在家里照顾我。

「对了，有同学来找你。」不苟言笑的爸爸，嘴角也浮起笑意。

「什么同学？」

「就在外面，我叫她进来。」

几分钟后，房门被轻轻的推开，一张清秀干净的脸出现在我面前。

「你怎么又和人打架了，你不是说好今天和我看电影吗？」苏灵看到我的样子，急忙坐在我身边。

伤口还是很痛，但我忍不住笑起来。

我的人生回到自己轨道，最在乎的人都在身边，这样的世界很美好，不是吗？

【尾声】

那是我三年前的一段往事，过于离奇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。

听同学们说，那段时间的我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嚣张凌厉凶狠老练，干什么事都很厉害，没有人敢靠近我。

但苏灵对我提及，放月假的前一晚，她看见我坐在天台横栏，两只脚悬在半空，身体成一个随意的姿势，仿佛随时都要摔下去。

但我的脸上没有害怕，只是一种平静，当我察觉到苏灵在后面偷看时，扭过头冲她露出笑容。

我一直在笑，不知怎的，苏灵却觉得很感伤，她说从没见过我那样，好像在和她告别。

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爸妈终于攒够钱，可以搬出这个小房子住新家。

「小天，快点收拾，搬家师傅就快到了。」妈妈在客厅跑来跑去，大声催促我。

「知道了。」我把自己的东西往行李箱里塞。

就在我挪书柜最上面的箱子时，一张旧旧的纸条飘下来，我捡起来一看，字迹张扬洒脱，我想起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。

是他写的，我的手指忍不住发颤。

「如果你看到了这张纸，说明你已经做出抉择，其实我并不想取代你，我只是想逼迫你去成长。你现在应该明白，我并不比你强大，我只是比你拥有更多勇气。人，是不应该那么怯弱得

活着的，当初命运选择了你，让你代替我活下来，你就应该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。」

「我已经帮你摆平了所有事，你害怕的小混混、你敢怒不敢言的老师、你喜欢却不敢追的女孩，接下来的人生，靠自己的力量走下去吧。」

「好好照顾爸妈，好好对苏灵，如果有来世，让我们好好相处吧，再见。」

我楞在原地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我一直仇视讨厌的哥哥夏渊，自始至终都没想过夺走我的人生，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希望我有勇气直面生活。

此后很长时间，我想尽办法在内心呼唤他，催眠、冥想、学意念交流……，我想再见到他，和他平和的聊聊天。

但他再也没出现过，他已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